

02



科幻中国 | 超维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SPACE TIME END 时空尽头

王晋康 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SPACE
TIME END

时空尽头

王晋康 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空尽头/王晋康等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6
(虫·科幻中国)

ISBN 978-7-5682-3961-5

I.①时… II.①王…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696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

(010)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175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责任编辑/田家珍

文案编辑/田家珍

责任校对/孟祥敬

责任印制/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001	时空捕手 时光长河中泛起的一抹爱与死的血色浪花 / 刘维佳
021	公交车上的男人 永失我爱 / 阿缺
031	失去的瑰宝 二泉映月 / 王晋康
045	黄金的魔力 时空节点上的斯文败类 / 王晋康
089	一生的故事 宿命种种 / 王晋康
143	杀死一个科幻作家 必死之局 / 夏茄
191	野猫山 轰炸东京 / 张冉
233	江河流殇 跨越时空的爱恋 / 阿缺

刘维佳

• 时空捕手

时光长河中泛起的一抹爱与死的血色浪花

风从谷口呼啸着卷来，将山谷里这条土路上的落叶和尘埃扬向空中。路边，泛黄的茅草在秋风中颤抖。天空中看不见太阳，泛着白光的浓厚云层布满天空，笼罩着这个冰冷的山谷。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贺小舟想起两句古诗：“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现在，他才真正领会了这两句诗所刻画的意境。一时间他比以往更喜爱这两句诗了。

当初他是从女友慧慧那儿知道这两句诗的。慧慧十分喜爱古典文学，经常从古诗的海洋中挑选出自己喜爱的诗句念给他听。他在众多名句中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两句，一个人独处时，经常反复地念个不停。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一直不能完完全全地领会诗中的意境。

哦，慧慧。贺小舟慢慢走到路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从怀中摸出一朵铂制小花，在手中把玩着。这是慧慧送给他的礼物。他和慧慧是在中学里认识的，当时他和她头一次见面，彼此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使他和她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她和他都不敢和对方谈话，也不敢互开玩笑，只要一接触，两人就脸红。就是这种感觉使他和她在彼此眼中与其他同学迥然不同。两人一直就这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等待着。以后的几年中，命运分外开恩

地一直没有拆散他们。在不断的接触中，他和她终于相爱了。他们爱得很深、很纯，真正全心全意地爱着对方。在做出每一次选择之前，他们总是先着想对方。

这朵铂花很花了慧慧的一部分积蓄，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花了。

“这是在哪儿买的？”贺小舟回想着当初慧慧将这朵铂花放在他手上时的情景。

“我自己做的，”慧慧得意地说，“没想到吧？告诉你，我们家祖上可出过好几个著名的金匠，他们的手艺好着呢！不过，现在这种手艺用不上啦，我也只是学着玩玩而已，我做了两朵一模一样的，你一朵，我留一朵。怎么样，做得还好看吧？”

好看，贺小舟在心中念叨着。的确，虽然这朵铂花做工并不很精致，完全不能与机制工艺品相比，但在他眼中却是最美丽、最动人的，因为，这是慧慧亲手为他做的。每当他观赏它时，慧慧就带着她的微笑和她的吻出现在他的眼中，他就能感到温柔的爱意在心中荡漾。然而现在，他感到了深深的惆怅，因为他与自己所爱的人已相距了二千六百多年的时光。

贺小舟是来自二十三世纪的时空捕手。他肩负着时空管理局的重要任务，跨越茫茫时空来到了公元前四百年的战国时代。这个世界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所爱的一切都留在了二十三个世纪。即便是他所喜爱的那两句诗的作者，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也还有近六百年才会降生。一想到自己的所爱已与自己远隔两千年，贺小舟就感到心中发慌，呼吸不畅。他抬头凝视天空，仿佛看到了慧慧的面容。她正穿越茫茫时空，向他送来甜美的微笑。

许久，贺小舟才怅然地收回目光，回想着自己受领任务时的那一刻。

“今天我们又监测到了一束异常能量波。”副局长向他介绍着情况，他的声音和他的面容一样死板。贺小舟总也不解何以今天见到的同事几乎全都是不苟言笑的铁面人。“这表明又有人利用超时空输送装置回到了过去的时代。往昔世界任何人的命运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道理从你一进局里以来就一直在重复，在这里我还要重复一遍。往昔世界不是那些落魄者的冒险乐园，必须有人阻止他们的疯狂行为！小舟，这次轮到你了。”副局长朝他点了点头，然后按动了办公桌上的一个按钮。他对面的墙壁立刻亮了起来，显出了一幅三维立体地图。副局长有些费力地站起身来，走到墙壁前面：“小舟，你过来。”

他向小舟招呼着。

贺小舟吸了一口气，迈动有些发僵的双腿走到了副局长身边。

“喏，那个偷渡者的位置坐标是在这里。从监测到的波束能量大小来判断，偷渡者只有一个人。其时间坐标是，公元前四零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两点整，你将与他同时到达这个时刻。不过，你知道的，两股波束距离太近就会发生干扰现象。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的位置坐标定在这里，喏，这儿，看见了吗？这样你与他相距一段距离，不过，你不必主动去追寻他。那一带只有这么一条路，他必定得从这里过去。你就在这儿，这个山谷里阻击他。这次任务很简单，你不必混迹往昔世界的人群之中，因而也就不会有多大危险。你是头一次执行任务吧？这是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记住，你在那条路上遇见的头一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偷渡者，因为那一带人迹罕至。完成任务后，你就到这儿，在这个小山顶上等待我们将你弄回来，时间是四个小时之后。记住了吗？嗯，这是完成这次任务所必需的装备。”副局长一指办公桌上的一个行军包，“这里有两份药，

你出发前吃一份，回来之前再吃另一份。他是用来防止传输过程中的射线伤害的，千万要吃。好了，该说的就这么多了，其余的你在训练中想必都见识过了。去吧，去输送部吧！”说完，副局长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贺小舟默默地拿起行军包，向门口走去。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转过头去看着副局长。他很想和他说几句与工作无关的话告别，哪怕是在这个世界内部做“位置坐标移动”的人，临出发时心里也是很惆怅的，何况是一个“位置”和“时间”坐标都要改变的人呢？

贺小舟渴望听到一些暖心的话，哪怕一句也行。但看到副局长疲惫的样子，他终于咽下了已到喉头的话。

贺小舟站在电梯间一样的时空输送室里，看着室外操作员忙忙碌碌地做着最后准备工作。药他已经吃下，但还是担心。穿越时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他感到两腿有些发抖。毕竟这是他头一次穿越时空。他按了按胸前内衣口袋里慧慧送的铂花，稍微感到踏实了一些。他现在很想见慧慧一面，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军令如山，没有时间耽于儿女私情。可他实在抑制不住自己心中巨浪般的情感浪潮，他感到眼睛湿润了。

一位穿着白色工作服、梳着马尾辫的女操作员向他走来。她启动了输送室的自动门。

这个自己所属的世界随着门板的移动而缩小。贺小舟竭力向门外望去，他看见那个女操作员正注视着他的脸。这时他发现那女孩原本肃穆的脸上掠过一丝忧伤。“真漂亮啊！”门关上后他不由自主地说道。那个女孩让他想起了慧慧，在这个封闭的狭小世界里，强烈的孤独感和愈来愈浓的恐惧使他对那个女孩产生了强烈的爱意。眼泪从他的眼眶中滚落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擦拭，眼前就一片强

光闪耀……

贺小舟将手中的铂花举到眼前，凝视着它。他现在不能原谅自己当时对慧慧的“不忠”。

慧慧是最美的，她比什么姑娘都强。他太熟悉慧慧了，他熟悉她的嘴唇，熟悉她的睫毛，熟悉她乌黑透亮的眸子，熟悉她的瀑布般的长发。她是最美的。贺小舟记起自己和她曾在碧蓝的大海中畅游，曾经在花丛中追逐嬉戏，曾经在银装素裹的花园里打雪仗，曾经在摩天大楼的天台上一同观赏美丽的街景，在晚风中相互倾诉衷肠……那些场面如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太美了，太完美了，让人无法相信那一切是真的。对了，也许根本就是一场梦。在梦中，慧慧就向仙女一样美丽动人，善解人意，但却可望而不可即。想到这儿，他怅然若失。

然后铂花发出的光芒使他清醒了。那一切不是梦，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一点也不错，它们发生过，并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印记，这使他感到心里暖暖的。这种感觉愈发证明：他爱慧慧。

他不止一次设想过将来他和她共同生活的情景，那是一种令人激动、使人遐想联翩的迷人画面。但现在他却不敢设想了，因为，肩头的任务妨碍了他，待会儿他将要杀死一个人。

所有偷渡者都必须处死，这已经成为一条世界通行的法律。他们威胁的是整个世界。按照破坏世界安定和平以及反人类的罪名，他们必须被处以死刑！虽然整个社会不会谴责死刑的执行者，相反，他们还被尊为英雄，但贺小舟还是不能做到杀死一个人而心安理得。他无法确认在杀了人以后，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也不敢想象是否会妨碍对慧慧的爱。

贺小舟抬起头注视着山谷那一头，还是没有人出现。那些偷渡

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贺小舟寻思着。时空管理局上下一致认为，他们都是些一事无成的人。这些人在他们所属的世界中找不到发展的机会，于是冒险回到往昔世界中，以求干一番事业，不虚此生。仅仅一事无成就招来死亡，这似乎有些令人不能接受。直到现在仍没有人确认这些偷渡者是否真会使将来世界发生改变，但谁也不敢去证实。这个险不能冒，赌桌上的砝码太沉太重，谁也玩不起这个游戏。

蓦地，贺小舟听见了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全身肌肉猛然收缩。他屏息仔细地听了几秒钟，突然转身隐入了路边比人还高的茅草丛中。

没多久，一个人就出现在贺小舟的视野中。从服装打扮上肯定是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偷渡者的，有本事穿越时空的人，自然做好了可以彻底与他所要前往的时代的环境融为一体的准备，然而却瞒不过射线检测仪的检测。穿越时空的人身上会辐射出较强的放射线，眼下射线检测仪有了明显的反应。那么就是他了！行动吧！

就在那个偷渡客走到贺小舟的藏身之处前面时，贺小舟鼓足全身的力气猛虎一般从茅草中猛地飞蹿出来，一下子就把那偷渡客扑倒了。

那个偷渡客并不彪悍，两拳下去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抗动作了。贺小舟站起身从容摸出手枪指住他，然后连喘了几口大气，不是累的，完全是紧张造成的。不过现在他轻松了，尽管心脏还在咚咚作响，但他已经感到了长跑过后休息时的那种舒服。贺小舟伸手在脸颊上摸了一把，一看，满手是被茅草划破脸皮流出的血，可脸上居然一点儿也不疼。他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从衣袋里掏出精致的时空管理局的徽章。“给我起来！”他大声喝令着，“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把徽章在那人眼前一晃。

“知道。”那人一边抹着嘴角的血迹，一边回答，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一点儿没错，是个时空偷渡者。贺小舟又喘了一口气，他把枪口连续向上抬了抬，示意那人站起来。偷渡客吃力地从地上慢慢站起，贺小舟这才发现他的身材有些单薄。他摇晃了几下，终于站稳了。

贺小舟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

“知道就好。伙计，这一切只能怨你自己。你不属于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越他所属的时代。我，不能为此负责。”贺小舟一边机械地背诵着教官教授的语句，一边把手枪抬了起来，将枪口逼近偷渡者的左眼。他眯起双眼，深吸了一口气……

“等一等！请等一等！”偷渡客突然开了口，极度的恐惧使他的声音变了调，“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耗尽了 my 财产和我的勇气才来到这里，不能就这么死去。我请求你，让我看一看这里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好吗？我就是为了他们而来的，没见他们一面就死我实在不甘心。你放心，我不会逃跑，我只想见他们一面。对于一个将死的人的最后一个心愿，你是不会打碎它的，对吗？”偷渡客直视着贺小舟的眼睛。

贺小舟觉得有些手软，搏击和鲜血所激起的野性如流水一般消失一空，他确实缺乏足够的勇气打碎这个人的心愿。偷渡客那单薄的身躯，发抖的双手，以及沙哑的嗓音，都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就如在风雪弥漫的冬夜走入一间充满暖气的房子一样，让人的全身软软的、暖暖的……他杀人的决心被动摇了。贺小舟硬撑着自已外表的冷漠，使出全力不让自己回避偷渡客的目光。他现在怎么也不敢立刻就扣动扳机。如果让偷渡客抱着遗憾死去的话，他贺小舟的灵魂会痛苦许久的。答应他吧，一个声音对贺小舟说，

满足他这一个请求，然后在他提出第二个请求之前杀了他。

“好吧。”贺小舟说，“拿起你的包袱。”他的声音仍是冷冰冰的。

偷渡客慢慢弯下腰拾起包袱，小心地拍去上面的尘土，背到肩上，转身迈开了步子。贺小舟在他的身后一米多远的地方紧紧盯着他，随着他前进。

贺小舟没有失去理智，他仔细考虑过了。在他使用射线检测仪检测之前，他就用 X 射线透视镜扫描过那个偷渡客了。他没有发现偷渡客藏有武器，因此不怕他玩什么花招。

而偷渡客在体力上也远逊于他，徒手格斗其结果会呈一边倒的态势。并且他的手枪上装有指纹识别装置，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打得响。贺小舟想不出还有什么危险，但他还是十分小心，目光须臾不离偷渡者的身躯。

半小时后，贺小舟押着那个偷渡客来到了山腰一块突出的悬崖上。他们早已离开那条土路，这才踏上崎岖的山路来到这儿的。

偷渡客走到悬崖的边缘，向下俯瞰着。贺小舟小心地站在他身后，盯着他，防备着他将自己掀下悬崖的可能。在他们脚下，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公元前四百年的人们正在为了能在这个自己所属的时代活下去而劳作。

这是一个不小的村庄。村里成片的茅草房屋错落有致。在这些茅草房隔开的街道上，间或有神色疲惫而漠然的人走过，只有孩子们偶尔发出嬉闹的笑声。村东头的一口水井旁，一个人把头俯在水桶里大口喝着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村里修理农具的单调的叮当声打破了沉沉的死寂气氛。阴暗的小手工作坊里传出不绝于耳的纺织声，妇女们正在纺织粗糙的麻布，用它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缝制寒衣。

村外，已经收割后的田里稀稀拉拉地长着些野草，大风从枯黄的地上拂起黄尘。

看得出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得不怎么幸福。贺小舟把目光从山下收回来，他对这个发现不感兴趣。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谁也不能超越时代。

偷渡客突然跪在了悬崖边上，他双手当胸合十，转过头来问贺小舟：“你信佛吗？”

“不信。”贺小舟摇了摇头。

“我信。”偷渡客说。他低下头，开始闭目诵经。

他也许在超度自己的灵魂，贺小舟想，让他祈祷完吧，还有时间。贺小舟盘算着。就算祈祷、处刑、销毁尸体一共需用一个小时，也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赶到返回地点。伙计，好好祈祷吧。贺小舟这时还真希望能有佛祖和灵魂存在，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再为一个人将彻底从世界上消失而感到忧伤了。

“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偷渡客头也不回地问。

“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贺小舟立刻回答，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是的，他害怕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害怕知道了之后自己将来会忍不住去查看这个人的档案，了解他的情况。这样一来，他就会接触到这个人的人生，就会了解他的爱好、他的亲人、他的思想、他的眷恋、他的德行……这一切会深深刻入他贺小舟的大脑沟回中，使他无法忘却这个人，无法忘却是自己使这一切成了毫无意义的过去。有朝一日，所知的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肯定会伴随着悔恨从他的心底喷出，吞噬他的灵魂。不，不能知道。对于时空捕手，忘性是第一重要的。

“我的生命是一片空白。”偷渡客似乎一心要与贺小舟作对，他自言自语地说起了自己的经历，“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挫折与失败。我从小就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着迷，这与我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有直接的关系。长大后我确实沿着长辈们希冀的生活道路走的。我学的是中医，希望能靠它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但事实证明，我选择的是一条不合时代的路。我与时代格格不入，我在社会里找不到可以交流思想的人，甚至连谋生都很艰难。中医早已不是热门的行当了，没有多少人愿意依靠中医治病。除了最出色的几个老中医，其余中医没什么前途可言。我的医术并不特别高明，因此倒了许多霉。我热爱传统文化，但却没能找到一种方法将它们消化吸收，以适应现代的社会。这就是我失败的原因。我曾力图摆脱命运的控制，但是我的性格形成时期早已过去，我无法再为自己树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其实并不缺钱花，但我不愿依靠家族的遗产来过活。我要实现我自身存在的价值，我渴望能不断亲手医治好病人。但这个愿望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我耗尽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遗产，来到了这儿。我知道，这儿的人民需要我，我的医术可以在这里派上大用场，在这儿我的生命将有意义，不会再因空虚而伤心。”说到这儿，偷渡客转过头，盯住贺小舟，“看看这儿的人民吧，看看他们的生活吧！他们的生活就如同秋风中的树叶一样，朝不保夕。这个村子里有不少人将连今年冬天都熬不过去，而我可以使许多家庭免于破裂，可以使许多孩子免于夭折。我不能死！放过我吧，求求你了，放过我吧！”偷渡客凄声恳求着。

贺小舟避开他的双眼，低头抬腕看了一下表，然后用尽可能无动于衷的语气说：“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五分钟。伙计，回忆回忆我们那个时代令你留恋的东西吧！回忆一下你的生活中美好的一

面，那样你会好受些。”

偷渡客于是慢慢转回头，又开始低声诵经。

贺小舟慢慢扣动扳机。他动作很轻、很慢、很小心，生怕让偷渡客听见了。他改变了主意，不能让这个人祈祷完。如果让他全身肌肉悚缩地感受到枪口顶住后脑勺的话，他会死得很痛苦，还是让他毫无心理准备地去天国吧，那样就不会有痛苦与恐怖。就这么定了，干吧！贺小舟猛地抬起手枪，像往日上射击训练课一样，双手握枪，眯起眼睛，深吸一口气，憋住，扣动了扳机。

偷渡客的后脑勺在子弹的撞击下四分五裂。由于手枪上装有消音装置，头骨碎裂的声音清脆可闻。他的身躯像一段木桩一样摔在岩石上，其实在撞地之前他就已经死了。血从他身下流出，顺着石缝向下淌去，滴在山下的土地上。

贺小舟徐徐吐出肺叶里的空气，慢慢放低双臂，他感到双手僵得厉害。他费劲地收起手枪，使劲甩了甩双臂。他要让血液流通快一些。片刻之后，他走到偷渡客的尸体旁，弯下腰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拖到了距离悬崖边缘七八米的地方。然后，贺小舟捡起了偷渡客的包袱，他本想打开看看有些什么，但旋即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包袱里无非是些灸条银针之类的医疗物品，看了让人伤心，不看也罢。贺小舟将包袱扔到偷渡客的尸体上，然后从行军包里掏出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装着的是高能燃烧剂。贺小舟打开瓶塞，将里面那银色的粉末撒到偷渡客的尸体上面。撒完，他向后退了几步，从行军包里取出一小块引火剂，扔到了尸体上。

呼的一声，火燃烧了起来。特种燃烧剂燃烧时没有烟，火苗也不高，一点也不刺眼，但贺小舟仍不愿看这场面。他转过身，走到悬崖边，茫然地看着山下村庄里一群玩耍的孩子。

十分钟之后，贺小舟已经彻底感觉不到身后的热气了。他转过身，看到偷渡客的尸体已经消失，地上只剩下一些白灰，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偷渡客。他已经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啦！贺小舟感到忧伤正在爬上自己的脸。他拂了拂身上的灰尘，小心地绕开那堆白灰，向约定地点走去。他没有再回头。

在山顶的岩石上坐定之后，贺小舟抬腕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多小时。现在没事可干啦！贺小舟放眼四周。在山顶上，视野十分开阔，山峦和平原交错相间。不知道为什么，贺小舟觉得仿佛是自己生来头一次在山顶上观看山景，一时间他感慨万千。任务已经完成，可他却没有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相反，他感到心里难受得厉害，就像被盐酸腐蚀一样。眼圈有些异样的感觉，就像出发前的那一刹那的感觉。

为什么不能把他弄回他出发的时代呢，就像现在我这样？贺小舟思忖着。我完全可以给他注射一针麻醉剂，把他背到这儿来。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他是一个好人呀！法律呵，难道你注定是铁面无情的代名词吗？

可是，把他抓回去，他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肯定会被判刑，入狱。他已经没有了财产，也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出狱后也只能靠领取救济金生活。像他那样的人，对这种生活能忍受得住吗？也许，让他死在这个他向往的时代，对他来说痛苦是最小的。这么一想贺小舟才略感释然。

可是，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贺小舟的心又缩紧了。慧慧呵，但愿今后我和你一起时还会发出由衷的开怀笑声，但愿这发生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噩梦不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从我的心底跳出来，妨碍我们的爱情。